

即将下降 | 江一帆对谈

这次个展名为即将下降,以飞机落地前的最后通告为界点,展开一种对结局双向可能的思考,可能是死亡,也可能是假期。作为悬浮在纽约的加拿大华裔,势必面临更多的冲突和选择,这样的思考会不断出现吗?

作为移民,那种连根拔起的漂泊感是绝对的常态,但那也是自由。当文化不再是束缚,生而为人,我该咋办变成一个现实的问题。这意味着要用自己有限的认知做出选择,也需要对自己的选择完全负责。

跨文化的身份有没有给你带来什么便利或者困扰?

天气好的时候,做地球村的公民是绝对的荣幸和幸运。天气不好的时候也会贪图扎根民族文化和土地的归属感。

作品呈现出来的超现实面貌,源自哪里?

在北海公园,地铁站,旅馆,火车站,动物园,剧场,都源自迷迷糊糊瞎逛时转瞬即逝的感受。因为我永远不是本地人,所有地方对我来说都熟悉又陌生,可以抽离出来欣赏这些场景独特的氛围。

展出的最大一件作品《电风扇》就挺科幻的,那是个什么瞬间?细看画面的处理,对比很强烈,既有非常细腻柔和的色彩过渡,也有速度很快的“飞白”笔触。在传统油画的承袭中,这种飞白通常被认为物质性不强,会尽量避免;但在你的作品里,我们能看到很多地方,快速的笔触被保留下来,初看甚至有种未完成感。你是怎么考虑的?

《电风扇》是在新墨西哥的时候画的,当时我们去看了美军基地,有很多很多的战斗机,天气特别特别的热。白天开车过去看了以后,晚上好像中暑了。回到家,躺在床上,看见房顶上的电风扇,两样东西就融合在一起,然后就画了电风扇。

小时候在国内浅学了一些书法和国画,在国画语境中,飞白是一种手法不是一种失误。本科的时候,Emily Carr 强调画面的形式语言,关于平衡、色彩、形状、节奏,绘画性的研究和创新。从我角度来看这些课题贯穿中西绘画文明。这点让我自然而然的在油画里用国画语言。

《地铁站》呢,勺子和地铁站有什么关系?

当时在北京的地铁站,正好夕阳西下的时候,地特别特别的干净,墙也特别特别的干净,感觉就是特别的光滑。这么光滑,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光滑,这么干净的东西,让我想到的就是勺子。然后我就画了勺子。当时在地铁站里面的感觉就是这样的,就是一堆勺子的感觉。

你的创作灵感通常来自哪里,变化的环境会带给你更多的思考吗?《南迦巴瓦峰》和《火车站》是你去西藏游历后的作品,怎么会想到去西藏,又遇到了什么契机让你动念画下这两件

作品?

变化的环境主要是让我有更多的不同的感受。虽然平常在家也有这种想法，但是在旅游的时候，不在自己熟悉的地方，就会更加敏感，更加清楚地体验这些变化和感觉。给身体一个提醒吧，主要是。

南迦巴瓦峰是和我母亲一起去的，本来想看日照金山。等待的时候我妈不厌其烦地擦着旅馆的玻璃，结果擦出了彩虹。最终还是没看到日照金山哈哈。

进藏的火车在车站短暂停留时，有位男士穿着整套正装从列车门走过。我惊呆了，因为当时超级热。这种小机率事件总是让我一愣一愣的。

《某个星期天的早晨》这部影像基于纸本手绘，制作过程中绘制了大量手稿，为何会采用这种传统的工作方式来创作?

因为我当时连打印机都不会用。我是纯绘画专业出身，动画是完全自学的。当时想法有点多，光凭一个画面讲不完，就写了个故事。但语言又不够表达这些故事，我就硬生生的画出来了。只是用了当时全身解数把想法落地而已。

这部动画探讨了语言与人类共情能力之间的边界。这和你小时候的经历相关吗? 在中国上到小学三年级，初到加拿大时，英语应该不怎么好吧? 当语言失效，靠什么打破交流的屏障?

对刚到的时候一句英文都不会说，当时温哥华老师还在罢工。但因为年龄小，脑子没长全，我坐在家看了几个月的海绵宝宝，等开学的时候，英文就学的差不多了。做这个作品的契机是因为当时因为读研究生去了纽约，那里对种族和文化的讨论更紧张。给了来自温哥华的我很大的文化冲击。我想用一个不同的切入点来探讨这些文化隔阂。

绘画和动画在你的创作中是并行的，那么绘画会受到动画的影响吗? 后者的创作是使用计算机技术的过程，你会将技术的逻辑、赛博世界的视觉效果带入绘画之中吗?

会的，因为软件和科技作为一个新的参数总会带来更多的画面的演变。绘画是一个打不死的媒介。要死不活的与时俱进着。作为画画人，我也在用微薄之力为它探索一下每个当下的可能性。

纽约的生活怎么样? 创作之外，你还在哥伦比亚大学授课，通常怎么安排自己的一周时间呢?

纽约高昂的生活开销让人提心吊胆的。经常差一点就交不上房租了。就算竭尽全力工作也不能保证下个月有饭吃。8小时的睡眠是奢侈品，所以基本每天就是睁眼就在画室，到睁不开眼了再回家。但选择搬回这里是因为朋友和各行各业有趣的人。我和另外一个艺术家、建筑师、战地纪录片导演、记者住在一起，有各行各业有趣的人来家里做客。纽约每个星期都有新的展、芭蕾、歌剧、古典乐演出。也能经常见到我的导师们讨论作品。除了温饱问题意外，生活其他方面都是我梦寐以求的。九月份开学才继续教课，我很期待和小朋友们一起工作，也很期待稳定的工资。

接下来的一两年有些什么计划吗，新的动画片、驻地、展览，或者打算去哪里转转？

最近，和我的动画合作者正在完成的一个新的动画，大约九月做完。我现在人在保加利亚山里，上周去了希腊的一个 AI 大会。估计以后还会参加更多这类活动，因为前沿科学对我写剧本的影响开始变大，做动画片也会需要更多的调研。另外，今年九月继续在哥大教课。八月的时候，会去各种各样的艺博会和小展吧。

然后十一月份，有我在纽约的第一个个展。

原文链接：<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mWVJsF5bJnviFEeBqZYPWw>